

新  
勝  
集

黃  
天  
培  
自  
題

4  
9  
1



黃城大馬路

民國廿四年十月

## 斷腸續命記

西下的殘陽，輻射到濃綠的草地，反映着辦公室的玻窗，平添了空氣的鬱悶。靠那自動的電扇，從最高頂用強力來一面鎮壓，一面緩和；一枝禿筆，沙！沙！沙！不很經心地，寫篇短文，企圖滿足國訊主編者要求的熱望；忽然來一個寒噤，不行！不行！電扇讓牠休息了罷！好得識趣的殘陽，沒精打采地，下山去了。忽然腹微微痛，痛，不行！不行！禿筆，讓她跟着我睡覺去罷！掏出時計一看，長短兩針重疊着，正是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時三十三分。

趕到家，倒頭便睡。冷，熱，一前一後，有秩序的來臨，腹總是痛。

吾生平不多生病，稍有不適，守着慣用而有效的祕訣，儘量的睡。睡一夜不夠，再睡半天，一天。大概小小的不適，總不是靠什麼藥來醫好的，總是把「睡」來醫好的。睡罷！

明天，腹還是痛。電話招吾外甥張仲明醫師來診，他就說：怕有盲腸炎嫌疑。且待驗一下血。

下午，朱仰高醫師來，驗血結果，常人血液每一立方糵，含白血球八千，如患盲腸炎須增加，我的血液增加到一萬二千以上。

仲明再來診，認盲腸炎嫌疑更重。但有一點，右足不能伸直，是盲腸炎的特徵，我卻屈伸自如。有秩序的一冷一熱，冷得發抖，熱得狂汗，倒很像瘧疾。我十八年前，曾在北京鬧過一場很嚴重的惡性瘧疾。難道是老毛病發作麼！

廿六日，紅十字會第一醫院樂文照醫師來診，說來大致與仲明一樣。勸我到醫院去精細檢查一下。果是盲腸炎，不論晝夜須立刻開刀，所以有住院的必要，我想此話說得有理。家中人不很願意我住院，終於排卻衆議，在下午三時頃入院。

我向來私訂下一種不成文的患病延醫單行規則，醫生非有深切的交情，決不請他診治。因為我的感覺，醫生治病有效，

靠他親切而用心的部分，比靠他本領，總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。這當然是不通的理論。假如我做醫生，替人看病，決不該講交情。可是我做病家，不敢不請有交情的醫生，到底不肯把自己的性命做理論的犧牲啦！我入紅十字會第一醫院，在病的過程中，很多人反對，我卻斷然不疑，就爲院長顏福慶博士，是我多年的朋友，而副院長樂文照醫師，又是我所熟識而佩服的緣故。

話雖這樣，論到醫院生活，我還是一箇五十八齡老處女。一進門，只覺得人山人海，房屋實在太少，病人實在太多，樂副院長好容易替我設法得一間頭等病房，是二樓二十七號。怕

只有十來英尺寬，十七八英尺深，只有一門一窗，窗是面西的。天氣本是酷熱，到下半年更熱得要命。到晚，蚊蟲來得大，我鄉俗諺「八月八，蚊子大如鴨。」雖然不能像鴨一樣大，倒底醫院裏蚊子特別健康，儘管門窗都裝鐵紗，牠們自會從間道攻打進來，可是我想：算了罷！到底是頭等病房，人家二等三等怎樣呢！

從此一天一天，寒，熱，總是循環着。腹上掩護了冰袋，整天整夜似痛非痛。別人看我，總是半眠半醒，昏瞶糊塗的樣子。我自己只覺全部身體沈浸着在「汗海」中，心頭卻非常清楚。不過到現時病好以後，幾乎把過去都忘記了。只記得當時

對於開刀問題，握定方針：非必要，決不孟浪；是必要，決不游移。

醫生天天試驗，研究，勸我開刀，而還不敢斷然相勸，因為還沒有百分之百認定盲腸炎啦！

二十九日下午，院中特地替我延請一位老於割治盲腸炎，曾治過兩千盲腸炎病者的歐西白良知醫生來，診斷結果，認為盲腸炎的嫌疑很重大，可是即使是盲腸炎，今天尙無割之必要。

從此，寒熱慢慢地停止了。腹痛，因冰袋掩護過久，也不很感覺得了。原來幾天來食料，只進了些稀薄的粥湯，牛奶也



在禁喫之列。到廿一晚，因以上種種認為可以稍解放些，就喫了半杯，不好了，腹部鬧了一夜的不適。因此，我內心決定，開刀罷！我主張開刀的理由，以為盲腸炎即使用冰袋掩護可以收效，但是半杯牛奶，已使我鬧了一夜，怕暫時的平安，是靠不住的。我總想病好以後，回復我到處亂跑的習慣。與其將來跑到內地，忽然老病復發，束手無策，還是此時根本解決的好，大有『孤意已決，卿勿多言，』的堅定。

原來，我對於盲腸炎必須割治，是早已認識而且有過經驗的。我的大女兒路，六年前就在南京割過的。女壻張心一，也在美國割過的。都是經過良好。所以開刀毫不感覺是一件危險

的事。病好以後，纔知到底非可輕視的呀！

天明了。第一個來看我的，就是女兒路。我對路說：今天是星期，你去找醫生，找到了，對他們說：我決計開刀。就開罷，如果他們不反對的話。

上午九時半光景，就準備開刀了。事後纔知中間還經過許多曲折。醫院用大手術，例須家屬簽字於志願書。我的夫人聞得要開刀，萬分憂懼，不許我次兒敬武簽字，還經過陶遺，藕初諸老友來勸慰哩。那天是九月一日。我對於不主張開刀和主張開刀，卻同樣地感謝，因為她和他們都是很至誠的愛我啦！開刀，先換好了特別的衣服，把腹部刮得精光，把眼遮蔽

了。擡進手術室，只聞得脚步往來的聲音，好像環繞我左右的人很是不少。事後纔知主任開刀的是董秉奇醫師，而我甥仲明因具有醫師資格，特許旁觀。

用局部麻醉法，從脊椎打進一針，從此覺不到什麼，只聽得刀剪聲清脆而繁忙，那時候，我正在想着：那位發明麻醉劑的，尤其是發明局部麻醉劑的，真大有功於人類呀！

「黃先生！好了，沒有事了。」一聽這句話。他們忙碌了一陣，就把我擡回到病房。每四小時，給我打一次針，說是強心針。還從我兩個大腿上打下很重的鹽水針，注入了一千六百萬立方糲的鹽水，從此真進了昏瞶糊塗的境界了。

事後，據仲明告訴我，肚皮剖開時，盲腸早沒有了，只見一包膿漿。幸虧外面還包着，膿雖潰，沒有散，一散，那就不可收拾了。早幾天，張維醫生和衛生局李廷安局長來看我，出院後，職教社同人問張醫生這病有沒有危險？他說：開刀開得早，盲腸還沒腐爛，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。開得遲，腐爛了，倒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危險。因此，凡識得其中關係的，都着急得不得了。尤其急煞了我甥仲明。

我呢，自從開了刀，整天整夜在昏瞶糊塗中。驗血，每一立方糲白血球增多至一萬六千。溫度，攝氏表高至三十九度五。脈搏，常人每分鐘七八十，我多至一百四十。呼吸，常人

每分鐘二十，我多至四十，喘得幾乎不能接氣。常常作譫語，心頭卻很清楚地聽人家說：「病人在說昏話了。」

最使我不能忘記的，那時眼前所見的怪現象，把眼一張，只見無數紫黃色的絲網，滿布在空際。原來病房已在三十日那天從廿七號遷來三十號，面積較前大一倍，但全室都給那絲網充滿籠罩着。有時把中央的電燈做中心，上下四方繚繞着，飄拂着。把眼揉一下，還是這樣。再揉一下，還是這樣。討厭極了。眼閉了罷，只見黑沉沉的巨大的巖壁壓將下來，有時幾乎壓到額角，忽然巖壁中間，現出裂縫，從裂縫內發見河山大地，金碧樓臺。有時碧海青天，一輪明月，愉快舒適極了，一

會兒裂縫閉合了，依舊是黑沈沈的巨大的巖壁高壓着。把眼一張，還是無數紫黃色絲網籠罩着。有時飄飄蕩蕩侵及面部，正想用手去擦擦，忽而心頭清楚，認明這無非是眼花所結成的幻象。一經擦撥，他人定會說：病人又在「撮空」了。撮空和譫語，都是人病將死的徵象。這箇境界，我總算親身到達過，把其中味道嘗試過一番了。

那一天一夜的情形，大家簡直認為凶多吉少。尤其是仲明暗中着急，不敢告訴家人。

明晨，熱度忽然地降低了，呼吸和脈搏也都緩和了些。竟出於大家意料之外，居然逃過了第一死關。

原來開刀以後，吸去了膿水，並沒有縫口，就把成捲的紗布向創口內塞了三捲，把肚子捆好就算了。從第二天起，每天上午九時，下午四時左右，董醫生親自來洗創口，換紗布，而每天膿水總是流箇不止。到第四五天，發出臭惡的氣味，腸破，糞穢從創口出，大家又惶急得不得了。經過董醫生手術，居然好了。可是膿水還是一天一天流着。每天熱度總是往來於三十八九度之間。心頭卻格外清楚了。第三天的晚上，就感謝醫院的待遇，從病榻上製成一箇中山醫院歌對幾箇月前顏院長的委託，總算交了一本卷子。

顏院長天天來看我，從開刀之日起，聘了兩位護士，一張

女士志光，一李女士澄鈺，日夜輪流服侍。醫生驗血，驗便溺，注射這樣那樣，忙箇不了。我的夫人，妹冰佩，惠兼，男敬武，女路，小同，日夜輪流守着。從入院之日起，每天總有一二十起親友來看我。尤其感激那位看護我的志光女士。贈她的詩：「衆中勤敏得未有，分外操勞亦不辭。何物翻堪表芳潔？玉葱脰穢日相親。」都是實在的話。

可是每天創口膿水總是流箇不止，寒熱總是不停。外邊許多好友，惶恐之下，不免懷疑到醫生的手術和醫院的成績。我卻深深地信賴着顏院長樂副院長和董醫生，很堅決地把生命完全交託與他們。



每天，董醫生來，把玻璃管從創口取膿水，把很長的鋼鉗，插入創口，四面撩撥，搜覓蘊藏着的膿包。直到第十四五天，從肚角極深極灣曲處搜得兩箇膿包，吸出了臭穢難聞的膿水。從第十八天起膿水纔沒有了，寒熱也就停止了。從此一天一天創口內的肌肉充滿起來，精神逐漸回復起來。到第二十八天，纔得起坐，用兩人扶着練習行走，可是兩腿只剩下皮和骨了。齒不能嚼物，怕冷，怕熱，怕硬，睡時起身，坐時躺下，均感頭眩。在病厲害的時候，目看不清普通書報上的文字。

到第四十二天出院，創口由深而淡，由面而縮爲線，由線而縮爲點。到寫此文時恰距發病之日一百天，纔算完全恢復原